

■ 奉人纪事

我的姐姐

陈瑾芳

宁波刚解放不久,姐姐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年后,她瞒着寡母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战场。直到乡政府工作人员来慰问家属,我们才知道她去了朝鲜,那年她才18岁。

久不通信的姐姐,从朝鲜寄回来的第一封信,就说:“妈,你是军属,什么事都要带头。我们国家现在很困难,要造许多铜质子弹壳……但是我们一定能打败美国,保卫中国。”于是,母亲把家里的铜钱、铜火铳、铜脸盆等都拿到供销社,捐给了国家。当时,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支援抗美援朝,到处响彻“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

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的歌声,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标语。

后来,姐姐的几封信中提到国内人民寄到朝鲜的慰问品。母亲有一手好女红,她精心绣了一对枕套,用大红线线绣了“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8个大大的美术字,还有4只栩栩如生、展翅飞翔的和平鸽。姐姐收到后,非常高兴,说战友们把枕套郑重传阅了一遍,备受鼓舞,誓要英勇杀敌,保家卫国。但她一字未提在朝鲜的艰苦,只说她一切都好。

抗美援朝胜利后,姐姐被安排在大连疗养院工作,把我和母亲接到大连一起生活。工作之余,她和战友们聚在一起,情不自

禁谈到了抗美援朝时的一些往事,说过鸭绿江运送伤病员坐的是闷罐车,桥上不时还有敌机轰炸,有时雪地行军50多公里,连小便都没时间。

有一次,我无意中拿起他们从朝鲜带回来的雨衣包,很重,怎么也拿不动。我好奇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结果,拿剪刀拆开雨衣一小口,里面夹层掉出来的都是石灰,怪不得这么重。姐姐说,他们就用这雨衣铺在雪地上睡觉,而美国人用的则是鸭绒睡袋;他们吃的是炒面加雪,而美国人则是面包、压缩饼干和罐头。

有一次,我偶然看了姐姐的个人简历,在“有何特长”一栏里写着“熟悉战伤”。她自豪地告诉

我:“我包扎伤口又快又好。”她有一条心爱的白色围巾,是俘虏美国飞行员后用他的降落伞做的。但是说起这些往事,她那么风轻云淡。

记得上初中时,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年。有一次在俱乐部看电影《上甘岭》,沉浸在主题歌《我的祖国》优美动听的歌声里,坐在我旁边的首长对我说:“小鬼,上甘岭战役比电影残酷多了。”当时我不甚理解。直到最近,我看了电视剧《跨过鸭绿江》,真实还原了抗美援朝多场战役,深感震撼,真正理解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残酷。

姐,你虽然已驾鹤仙去,但党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抗美援朝战士和英勇牺牲的烈士。

■ 奉邑风情

畸山集市

夏传德

小农经济时代,一般农户都是自给自足。吃的粮食、稻麦是自家种的,桌子上的蔬菜是自家园子种的,鸡、猪是自家养的,连酒、豆瓣酱都是自家酿的……所以那个时代商业不发达,不过余缺调剂还是需要的,这便产生了商品交流的需求,农村也就出现了集市。

集市交易的日子称为“市日”。集市不是每天都进行,而是10天2集,像大桥是逢农历一、六,萧王庙是逢农历二、七,畸山下则是逢农历五、九进行。据说“市日”最多的是莼湖,10天4市,每逢农历二、五、八、十,恐怕是因为插上的新鲜鱼货多的缘故吧。

畸山集市是很热闹的。每到“市日”,四乡八村人都来赶集,有卖柴买柴的,有卖米买米的,也有卖草鞋买草鞋的……集市上,各种时令蔬菜、鸡鸭、鱼货琳琅满目,当然也有摊贩来凑热闹,数鲜咸货叫卖最卖力。

畸山集市在祠堂门口到十字路口

一条不到200米路上,不宽的路两边摆满了各色商品,有竹匠制作的食罩、羹架之类,也有箍桶匠制作的锅盖、木盆等,那时还有江湖郎中卖膏药看病、铜匠补锅补茶壶。平时饼店只卖咸光饼、小酥饼,到“市日”那天才做大饼油条。而小孩最近的是糖货摊,卖糖的敲打小铜锣,引来随爸妈来赶集的孩子。

农家往往卖了自家东西,然后买些欠缺的,偶尔也买点肉开荤,或给一起来的孩子买副大饼油条,享受美味。畸山市场占地最多的是墟场头和柴场头,那里有中人,相当于现在市场的管理人员,由他做中,帮你过秤、算账,从中收取一定手续费。

集市时间不长,一般两个小时,“市日”就散了。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集市,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保持着,不过没有从前的热闹。改革开放后,商店多了,物资丰富了,交通便捷了,沿袭千百年的集市贸易也就渐渐淡出了人们视线。

■ 心香一瓣

大烟囱发挥新作用

胡一一

侄女婿请客吃饭,电梯直上奉化华侨豪生大酒店35层自助餐厅。我和84岁的老母亲都是第一次登上那么高的楼,暂不找吃的,先把头贴近窗户往外看。

母亲指着窗外对我说:“你看,奉化变化真大,高楼多了,汽车多了,马路宽了,像大城市了。”接着用手指东南方说:“那里原来不是有支大烟囱吗?现在还在吗?”“看,还在的。那支大烟囱象征奉化工业发展历史,现在那里已被改造成了奉化博物馆,又在发挥新的作用啦。”我回答。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奉化电厂建成,一支用煤的烟囱又高又大,可以“通天”。母亲与“里山”的亲戚介绍奉化时,总会附上一句:“望到一支很高的大烟囱,奉化就到了。”可见,这支大烟囱在当时就是奉化一个醒目的地标。

有时,我仰望着大烟囱遐想:这支“通天”的大烟囱在想些什么呢?它是否看到了奉化工业发展的进程?当看到袅袅白烟从大烟囱中涌出,冲向天空,我想它肯定看到了。

虽然当时大烟囱白烟常涌,但由于电力紧缺,奉化的电力供应经常对工业企业采取每周“限三开四”,甚至

“停五开二”的措施。因此,工人也过起了“来电时超时猛赶,没电时休息闲游”的生活。到1990年,国家加大了电力建设力度,提高了供电的可靠性、经济性、灵活性。之后,电厂改制,改名为“奉化热电厂”,具备年发电1亿千瓦时,供热30万吨的生产规模。

随着形势发展,2008年奉化热电厂关闭,大烟囱也随之冷落。2019年,奉化城市文化广场在奉化热电厂原址上建造完工,入驻了新华书店、图书馆、文化中心、博物馆等区级重点文化单位。在图书馆和文化中心的楼顶上,安装了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方式,让奉化热电厂从煤炭时代跨入了光能时代。奉化博物馆则保留了象征奉化工业历史的大烟囱和热车间,馆内珍藏了6万余件文物珍宝,有史前文化遗产,也有近代历史藏品,并设有国内独有的蒋氏父子展厅。

都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工业遗存和历史文化相得益彰,让奉化城市文化中心成为了奉化又一地标性城市建筑,废弃的大烟囱也重新变得热门起来……烟囱虽不再冒烟,却又发挥着新的作用。

■ 生活七彩

物业群里的“举手之劳”

王海波

小区微信群物业群,整日里熙熙攘攘,堪比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询问修洗衣机师傅电话号码的,打听幼儿园报名最新消息的,叫唤谁家的小车挡道的,留言谁家需要买新鲜蔬菜的,交流小甜品自创工艺的,甚至有熟悉不熟悉业主间相互调侃的……方方面面,充塞着浓浓的生活气息,真是一“群”一世界。

遐余,浏览一次又一次……日积月累,你可能会发现原本觉得吵吵闹闹的物业群其实挺有意思的,日子久了,可能还会有种不可或缺的感觉。因为那里信息量极大、时效性又强,特别是很多业主略带诙谐的现实主义语言交流艺术竟然如文艺作品一般精彩,那些插入的抖音、效果图、音乐……画龙点睛的同时,还流淌着时尚而悦目的美学元素。一旦养成了浏览的习惯,如果做个有心人,可能还不时会欣赏到零星洒落在群里的那一份份平凡中的感动。

■ 乌云,骤雨……

“楼上的,家里有人吗?外面雨点已是‘淅沥沥’,你们家阳台上的被子还在雨中期盼着与阳光约会呢。”

“谢谢亲!我光顾看电视,没听见雨点‘滴里咯’,要不是你提醒,我家的被子要成落汤鸡了!”

“亲,楼上楼下的,不用客气!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何况这只是举手之劳呢!”

■ 夕阳,车库……

“车牌号是浙Pxxxx的车主,我

发现你家的车窗没有关上!”

“哦!看我这大婆记性,又没关车窗啊,就来就来。谢谢了,朋友!”

“这有什么好谢的,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 夜幕下,画外音……

“各位业主好!这是我在巡视小区时拍下的视频,有人为了贪图一时方便,硬把西边的副脸门用石头顶住了。是这位大哥搬开石块关上了西门,希望各位业主向这位大哥学习!”

“我认出来了,这是宝祥叔!点赞宝祥叔!”

“点赞宝祥叔!”

“点赞!点赞!”

“大家太客气了,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啦!举手之劳!举手之劳!只是我倚老卖老说一句,小区是我家,安全靠大家!请个别业主兄弟、姐妹,不要贪方便而失安全!”

■ 门卫,笑脸……

“一个叫张翰明的小朋友,请你回头瞧一眼,你的小书包是否跟着你也一起回家了?如果没有,请打道来门卫一趟,你的小书包还在这里生气呢!”

“小东西太贪玩了,玩得书包都忘了。谢谢你哦,保安大哥,我儿子他已经灰溜溜跑着来拿了。”

“应该的,举手之劳嘛!嘿嘿,小孩子都这样,玩性大!”

■ 这样的“举手之劳”是不是很暖心!

“呜-咔嚓咔嚓咔嚓……”“举手之劳”号列车又踏上了新征程。



紫藤花开

猿猴 摄

■ 往事如烟

“月亮惊讶”的年代

王开甲

“月亮惊讶”是我中学时代一篇作文的题目。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一天夜里,月亮像往常一样,静悄悄地爬上了树梢。它张开眼睛,忽然发现地球上一片光亮,还传来一阵阵的吼声。这是怎么了?月亮感到惊讶极了……”

每当我回忆起“月亮惊讶”的年代,总让人感到兴奋。上世纪50年代末,农村掀起了兴修农田水利的高潮。我家乡岩坑村,位于深山区,农田是山坡上的梯田,因缺水严重,人们谓之“靠天田”,天不下雨,农田就干裂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村里经过勘察后

决定建造一座山塘,以改善水利条件,俗称“山墩水库”。

山塘建设开工后,社员们热情高涨,总嫌白天干得不够,点起汽油灯开展“开夜工”活动,于是就发生了让月亮也感到“惊讶”的情景。

那年我19岁,寒假里我积极参加造水库劳动,并参与了“开夜工”。只记得,那时的水库工地上,人声鼎沸。为提高劳动效率,人们还创造了推土车,采用毛竹作轨道,木头做成推车,载上一大堆泥土,五六人一声吼,扶着小车循竹轨直往坝顶冲。一天下来,推车人浑身溅满了泥土,个个像

“兵马俑”。有一次,运土的小车脱了轨,我和几个同伴被侧翻的小车埋在土里,虽然无恙,可也吓了一跳。等爬起来定睛瞧瞧对方,见着那个灰头土脸的怪模样,大家都哈哈大笑了起来。用来压实土坝的木夯,也是由三个人手工操作,大家口中大声喊着:“哼,800斤!”的劳动号子(800斤是当时人们期望达到的粮食亩产指标),那混浊嘈杂的人声,震撼着整个山谷和星空。日工加夜工,我一天可记8个工分,一个寒假下来,足足赚了150多工分。

第二年暑假,我考上了大学。当我把在农村里“开夜工”的

情景,向城市里的同学说起时,他们个个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山墩水库建成后,“靠天田”得到了灌溉。由于水利问题的解决,粮食产量,增加当年期望粮食亩产800斤的口号,不仅变成了事实,实际粮食亩产居然超过了1千斤。后来,经过简单装置,山墩水库成了岩坑村村民饮用水的蓄水库。近年来,在溪口镇政府的支持下,山墩水库建起了过滤装置,新铺设了水库至村里长2.5公里的管网,经过消毒、净化后的清洁水流进了家家户户。人们都笑呵呵地说:“共产党真好,阿拉山里乡人也享受到了城里人的生活!”

■ 历史钩沉

黄海扞鱼记

江哲民

1970年,我来到苏北海边当兵。我所在的连队驻扎在一个叫新滩港的滩地,营房东南边500米外是大片盐田,东边1000米外是浩瀚的黄海。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当时我们连队从事繁重的晒盐任务,战士体力消耗很大,每人每天4角5分的伙食费远远不够。为了改善伙食,连队早在两年前就向当地渔民请教,在距连队10公里外的陈家港渔具市场买来了滚钩、渔网等扞鱼工具,让战士们在春夏两季从事向黄海要“鱼”的副业。

连队以班为单元,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盐田。我所在的侦察班属机动班,主要任务是出公差,比如驾驶汽车去滨海县城拉盐盖垛的苇席,驾驶5吨水泥船去陈家

港运粮、运煤等。当然,春天去海涂放滚钩,夏天去近海拉网捕鱼,也是侦察班的任务。

4月是黄海鲈鱼发汛时节,一些鲈鱼顺着潮水来海涂上觅食,这是放滚钩的最好时机。1969年入伍的东阳兵许朝纯赶在鱼汛期到来之前,从连队储藏室找出去年用过的滚钩,用砂轮把一枚枚生锈的鱼钩打磨得锃亮,做好了放钩扞鱼的准备。

全班6人,放钩、收鱼两人一组,老兵和新兵搭配。我与许朝纯一组,第一次去海涂放钩,我感到既新鲜又兴奋。在海涂放这种滚钩是有讲究的,首先要像侦察兵一样,对鲈鱼常来觅食的海涂区域进行一番侦察。上一个潮水,鲈鱼来觅食过的海涂上,会留下它们两三厘米的新鲜牙口印,

牙口印越多,说明上来的鲈鱼越多,就是放钩的最佳之处。

滚钩共有10排,每排长30米,把两头的小木杆插入海涂,中间每隔15厘米有一枚用20厘米粗线挂着的鱼钩,悬在海涂上。涨潮时,鱼儿上来觅食,退潮时,鱼儿如碰上鱼钩一挣扎,两边的鱼钩因晃动会把它扎住,这条鱼儿就跑不掉了。

放钩、收鱼的时间,随潮水涨落的时间而变化。有次去收鱼,是在凌晨1时,“有鱼!”我和许朝纯还未到海涂,就听到被鱼钩扎住的鱼儿在还未退去的海水里“扑腾扑腾”作响。第一次扞鱼,战绩还不错,这一晚共收获了8条鲈鱼,一条大的有三、四公斤,其余的一、二公斤,还有一条1.5公斤左右的鲈鱼。

到了6月,鲈鱼不再随潮水